

朱子大全

冊罕

卷之六

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雜著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

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

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精變神說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

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

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三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

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

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
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
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
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
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
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
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
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
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
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
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
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

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
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
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
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
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
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
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
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
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旣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
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
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
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

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

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
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
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
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
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
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
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
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
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
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
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
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
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繇功不就其罪本不至

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

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

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事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

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

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

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

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

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

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

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

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

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
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
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
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
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
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
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
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
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
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
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